

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



岳麓書社

蔡靜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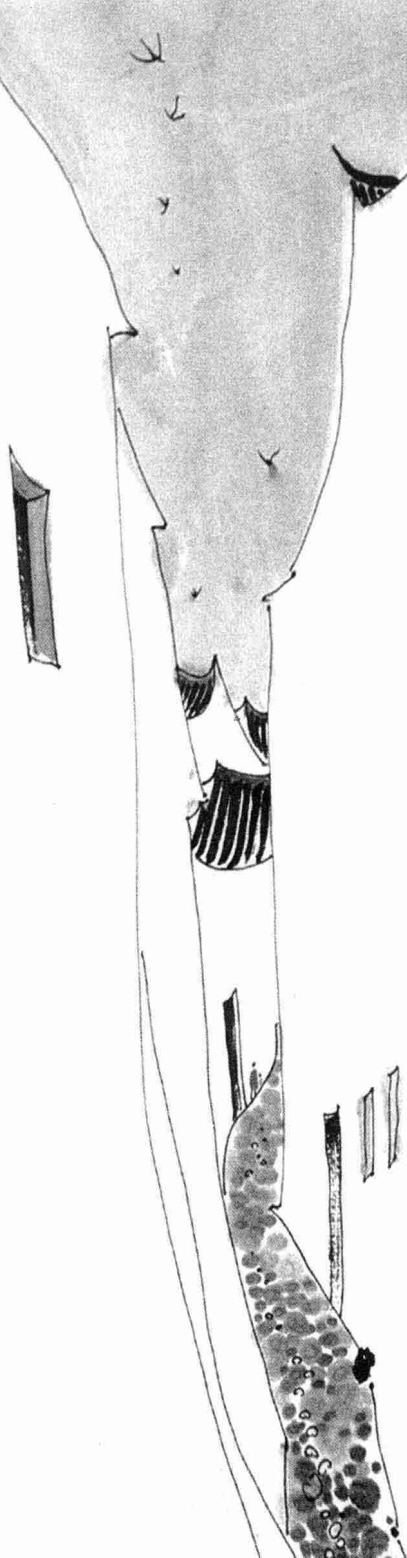


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



岳麓書社

蔡靜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蔡静平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ISBN 978 - 7 - 80665 - 948 - 9

I. 明... II. 蔡... III. 叶绍袁—家族—文学研究—

明清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070 号

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

作 者: 蔡静平

责任编辑: 饶 毅

封面设计: 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9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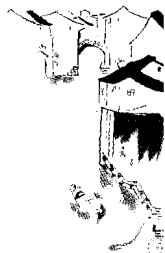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80665 - 948 - 9/G · 677

定价: 25.00 元

承印: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4129



序

蔡静平君大著《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出版在即,嘱我为序。作者是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该书是在其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耗费心血甚巨。要作序就必须对作者与读者双方负责,因此又把静平君大著认真重读一遍,读后思绪潮涌,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我读大学的学生年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性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一个接踵而至,似乎不让人有喘息之机。当时,阶级斗争论成了主流的文化意识,天天讲,时时讲,很少谈什么和谐人生与社会。我们课堂上所教的文艺理论,盛行的是苏联毕达科夫的理论模式,主要讨论的是文学艺术的人民性、阶级性等内容。但是,由于偶然的机,我通读了明末名士叶绍袁编撰的《午梦堂集》,于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开始悄悄地思考苏式理论之外的文学评价。吴江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的创作和理论观念,仅仅用人民性和阶级性来衡量是很难说明问题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了,当时我已读过清初叶燮所著的《原诗》,感到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诗话著作,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它、研究它,但苦于有关的参考资料匮乏。一天,和同学逛旧书店,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一部叶绍袁编撰的《午梦堂集》上、下二册,上海杂志公司刊行于民国二十五年



(1936)“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初版本。依惯例,我先翻阅序言。书有二序,其一是曹学佺写于崇祯十二年(1639)。看来是叶绍袁编好之后,交由曹学佺刻印出版,以广流传。叶绍袁是叶燮的父亲,《午梦堂集》主要收录叶绍袁夫妻及其子女、亲戚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文及戏曲,是叶氏家族文学合集。这是研究叶燮及其《原诗》的重要参考文献。一看书价是五元,几乎是我半个月的伙食费(按:当时学生每月伙食费十二元五角),虽然我是个穷学生,但却毫不犹豫地捧回了这部心爱的书,其欢欣雀跃之情之景,难以言喻。1998年,冀勤学姐辑校的《午梦堂集》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虽然新版更为完整,更加精审,但作为“老朋友”,我对旧版仍是情有独钟,珍藏至今,以资纪念。

叶绍袁《午梦堂集·自序》开篇即云:“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这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如置身于当年的历史环境中,则实属惊世骇俗之论。

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宋明理学先生更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要求妇女以生命的代价来换取作为封建礼教驯服工具的妇德,把妇女斥出社会,禁锢深闺。明末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谈其来华印象时说,他感到最为不可思议的是,“走遍整个广东,没有见到一个妇女”。世界中的人类,是由男人与女人组成的,妇女半边天,没有女人,又哪有男人呢?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却不让妇女进入社会,不承认妇女的地位。但是,叶绍袁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却敢于与几千年的传统礼教相抗衡,提出了以



妇女的德、才与色三者,来比况士大夫的立德、立功、立言,认为同样是“三不朽”的伟大事业。对于妇德,叶绍袁的认识虽然难以摆脱传统窠臼,但其理解较前人要宽容得多;而对于妇女之才与色,则不厌其烦地予以宣扬提倡,认为妇女的才与色可与德鼎足而三,这就大大超越了传统偏见,企望把妇女从禁锢的深闺重锁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有发挥才艺、进行文学创作的自由。叶绍袁在《午梦堂集》的编辑及其家族文学实际活动中,不仅给予妻女相当的呵护和尊重,同时又在虚拟的文学世界中,让才女们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可以驰骋其艺术想象的美好境界。《午梦堂集》以才女们的作品为主体,形象地展现了妇女的“愁”、“恨”与苦难,同时还有女性的美与才华。叶绍袁对于妇女文学世界的提倡,热烈又大胆,其胸襟与胆识,早已凌超世俗万万千!午梦堂家族妇女文学的凄丽之美,弥补了那缺乏女性的男性世界的扭曲与遗憾。叶绍袁思想的创新观念,与明末启蒙思潮相凑泊,给予儿子叶燮以良好的启迪和影响。父亲敢于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叶燮则在《原诗》内篇下发扬父言云:“夫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其文学理论的大胆创新观念,当与其家学渊源直接相关。

在晚明季世,汾湖叶氏在国难家破之际,丧亡相继,颠沛流离。因此,《午梦堂集》多悼亡之作,哀怨之音,具凄清迷离之美。朱剑芒《美化文化名著丛刊叙言》云:“夫文学之为用,写物则曲尽其姿态,言情则深入于肺腑,述事则细达毫芒,析理则明如水镜,舍此即不足以语美。”朱氏以此语评《午梦堂集》诸美文,实为的论。



在《午梦堂集·序》中，叶绍袁流露了对于妻女的一腔真情：

我内人沈宛君，夙好文章，究心风雅，与诸女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一时相赏，庶称美谈。而长女昭齐，逾二十以郁死；季女琼章，方破瓜以仙死；今宛君又以孝慈感悼，短算长租。流水无归，彩云去远。遗文在篋，手泽空悲，珠玉停辉，琼瑶隕色……生人不幸，至于斯欤？呜呼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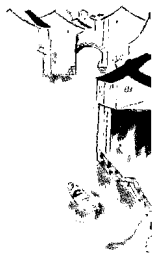
阴阳两隔的绵绵思念，呼天抢地的人生哀号，真情震撼了千古乾坤。

《午梦堂集》中悼亡之作，无不感人至深。如叶小纨在姐姐昭齐、三妹琼章仙逝后作《鸳鸯梦》杂剧，其中有支《水仙子》曲云：

我三人呵，似连枝花萼照春朝，怎知一夜西风叶尽凋。容才却恨乾坤小，想着坐花荫命浊醪。教我凤台上空忆吹箫。只期牙尽去知音少。从今后凄断《广陵散》，难将绝调操，只索将鹤煮琴烧。

如此强烈的心理冲击，诚如静平君所说：“悲情如大河之水奔泻而出，且句句凄凉，十分沉痛。”这类悼亡之作，情真意挚，声声血泪，如响鼓叩胸，心灵震颤，唤醒了人们对生与死问题的沉重思考，岂是苏联文艺理论模式可以了结！

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后，我那年未弱冠的四弟在家乡泉州，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不久长病不起，驾鹤西去。他临终前，曾数度睁眼不闭，喊着要见那远在上海的二



哥一面。但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穷得叮当响，五年大学生涯，依靠亲友之助，仅返乡一趟。回到家中，弟妹年幼，直盼望上海哥哥赚钱给他们买粒糖吃。可我摸索口袋，一文也摸不到，只能对垂涎欲滴的年幼弟妹道歉。良心的拷问让我今天尚有余痛。这是实情，当时并无川资回家探望安慰生命垂危的四弟。四弟小时，刁皮活泼，曾陪我一道爬树折枯枝当柴烧，一起下河摸螺蛳及小鱼小虾改善生活。四弟准确谢世的时间，我并不知晓，当时只是感觉心慌意乱，耳鸣心跳，好几天都是这样，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噩耗传来，方知其故。这种千里之外亲人间的心灵感应，据生物系遗传专业的同学说，是脑电波即心灵密码在去世前因强烈思念发出异常的能量之波，亲人脑电波密码相近，由此而引发心灵的共振与颤抖。这一解释是真，是假？是科学，是迷信？迷惘中存者岂能判断！收到家书，四弟音容宛在，但实已入鬼两世，呜呼哀哉！切身的遭遇，再来读《午梦堂集》，岂能不为之失声动容！这虽是个人经历与感受，似乎是题外话，但却与静平君后来的研究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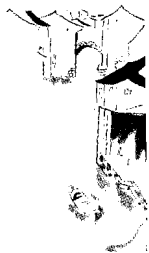
1965年初，我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叶燮和〈原诗〉》的写作，并顺利通过答辩。本想对吴江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继续作进一步地深入探索，但是不久即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这荒谬的动乱时代，求生存是第一位的，又岂容学术生命的健康发展？于是乎，我只能舍弃理想与愿望，就此搁笔。历年辛苦搜集而来的大量有关资料和卡片，虽然几度收拾捆扎，但仍然经不住历史的冲刷，与许多心爱的书籍一起，沉积在仓库之中听任发霉，或任凭老鼠无情地啃咬。



这样过了五六年，中央部委干校的生活结束了，我从北京调回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翻检行李，发现有关叶氏家族文学的研究资料，早已“尸骨不全”，丧失殆尽，悲乎伤哉！这令我心灰意懒，心都凉了一半。因此，对此课题的研究就暂时封存，不作幻想。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我又因学术体制关系，长期参加集体攻关，做国家科研课题，身不由己，无暇顾及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虽耿耿于怀，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徒唤奈何了。

不过，静平君的到来，很快改变了面貌，给渐入晚境的我，带来了新的学术曙光与希望。学术是公器，只要能挖掘史料，寻找规律，发现真理，启迪人类，谁来完成学术课题都一样。静平君对汾湖叶氏家族文学的研究，了却我昔日未了的心愿，这给了我莫大的快慰。学术就是这样薪火相传，一代胜似一代。

摆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是静平君的力作。别的不说，就其学术态度而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是其特点。许多注释条文，学术性很强。如第四章《一代文宗叶横山》，注三具体讨论叶燮晚年寓居讲学之所，洋洋数百言，征引宏富，合乎实际，颠扑不破，实是一篇颇见学术功力的《横山考》论了。为了广泛搜集和尽可能占有史料文献，静平君跑遍了各地图书馆，并数度深入了汾湖叶氏故乡——吴江北厍镇叶家埭，作深入的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线索和新资料。经过多方努力，现在吴江市北厍镇已建立了“午梦堂纪念馆”，并坚持出版了几期《午梦堂研究丛刊》。我很希望热心的读者和专家



学者,能像静平君那样热心投入,给予支持和帮助,使北库镇“午梦堂纪念馆”成为海内外研究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的联络中心和集散地,以便开拓学术,发扬光大。我以前有关叶燮和《原诗》的探索,虽也曾引起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的注意,但只是为后继者的研究作为石子的铺垫。踩出一条学术康庄大道,寄望于学术的新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学术的发展规律。后继有人,学生超越老师,这就是我作为老师的幸福与骄傲。

静平君的大作,精彩纷呈,有多方面的新开拓与新贡献。该书结合明清鼎甲历史及江南文化环境(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历史),来对整个汾湖叶氏文学世家作出较为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颇富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比如对于过去人们很少关注的午梦堂主叶绍袁,经过静平君的细致勾画,揭示了其思想节概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表现。如其《甲申三月丙午日纪事》诗云:

苍生四海同仇切,白发三春忆主初。

七日谁人墙下哭,一回北望一沾襟。

又如《哭吴日生》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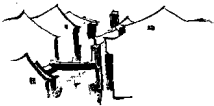
南阳奇士著渔阳,大厦将兴陨栋梁。

八阵未能歼舍鼠,三军曾亦殪天狼。

江山坠冷千秋月,冠剑飞残九日霜。

忠武祠前今日泪,断桥回首忆孙郎。

诗歌慷慨激昂,长歌当哭,洋溢着故国之思和家园之念,虽然国破家亡,但只要存一丝希望,诗人就会继续在泥潭中挣扎、奋斗,而不会轻言放弃。其拳拳爱国之心,感天动地而催人泪下,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现。



人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与气节。作为诗人,叶绍袁通过文学创作这一特殊形式,坚持了独立的人格与精神力量,而绝不肯附俗迎降以苟延残喘。他对当时南京与苏州那迎接清军战胜者的媚俗盛宴,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其《年谱续纂》宏光元年乙酉(1645)条载:

六月四日,敌至苏州,士民执香以迎。有奸臣在留都主持之,又有在郡为首媚焉。其《甲行日注》戊子(1648)二月条载:

平湖郊外,盛作神戏,戏钱十二两一本。国难未纾,居然忘用夷之变。人心亡尽,岂止贾太傅之哭哉!

在散文的真实历史描述中见其黍离之悲、麦秀之痛。坚持民族气节的午梦堂主,其精神光辉垂照人间。因此,不仅是诗词文章,就是其《湖隐外史》、《自撰年谱》及《甲行日注》等史料之作,实在也是文笔优美动人,自富文学价值。

还有,静平君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午梦堂集》与《红楼梦》的关系,特别是其中有关叶小鸾是否影响到《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塑造诸问题,更是引人入胜,娓娓道来,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其见解之新颖深刻,令人叹为观止。

静平君大著佳胜之处很多,上述例举,挂一漏万,难以尽述,读者揽胜,还须亲入其境。捧书一读,相信一定会沉迷其中,留连忘返而获益匪浅。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此搁笔,聊以代序,祈谅。

蒋 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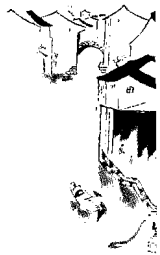
2007年9月7日

于海上望珠楼半万斋

001	前言
015	第一章 诗礼著望耀吴中
016	第一节 勾吴奇胜 人文之都
024	第二节 “七世成进士”的汾湖叶氏
024	一、汾湖叶氏家世渊源
028	二、一门七世八进士
032	三、巍巍科第与赫赫名节
039	四、从科第簪缨到诗文传家
049	第三节 一门风雅午梦堂
049	一、何谓“午梦堂”
052	二、午梦堂一门的家庭成员
058	三、谢斋诸兄弟
065	四、《午梦堂集》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071	五、《午梦堂集》的流传与影响
081	第二章 午梦堂主叶绍袁
083	第一节 生平事略
083	一、岁月蹉跎
087	二、归隐汾湖
094	三、拒剃逃禅

- 100 第二节 思想与学术渊源
- 109 第三节 诗文创作及成就
- 111 一、诗词
- 116 二、辞赋与骈文
- 119 三、散文
- 128 四、其他
- 131 第三章 骈萼连珠惊文苑
- 132 第一节 明代闺阁文苑概述
- 134 一、明代前期的闺阁生活
- 139 二、明中后期闺阁文苑的繁盛
- 150 三、明清之际的江南世家才女
- 154 第二节 “闺中个个诗”
- 沈宜修与叶、沈才女群的崛起
- 156 一、风雅母教树家风
- 166 二、汾湖叶氏及其亲族中的其他闺阁作家
- 174 第三节 才高命蹇的叶氏三姝
- 175 一、愁城为家奈若何
- 叶纨纨及其诗词
- 182 二、哭死伤离写凄凉
- 叶小纨及其诗词
- 188 三、折玉碎珠何太早
- 叶小鸾的身世之谜
- 202 第四节 千古一剧出闺阁

203	一、《鸳鸯梦》的创作时间与版本流传
206	二、叶小纨的杂剧之缘
213	三、《鸳鸯梦》的内容和特色
229	第四章 一代文宗叶横山
232	第一节 生平、思想及著述
255	第二节 门风家学与叶燮文论及其影响
256	一、“文之为用，实以载道”
262	二、“千古诗人推杜甫”
265	三、“开辟古今之所未有”
271	四、妙奢佛理诠文字
279	五、叶燮文学思想的影响
287	第三节 诗文创作及成就
288	一、诗歌
292	二、散文
296	附录 汾湖叶氏世系简表
298	参考文献
308	后记



前言

清代沈德潜说：“古人父子能诗者，如魏征西之有丕与植，庾肩吾之有信，苏许公之有颀为最著。兄弟则如应珙、应璩，丁仪、丁廙，陆机、陆云；至唐之五窦，宋之四韩，称尤盛焉。而杜审言之有甫，则祖孙著；王融前后四世有籍，则祖及孙曾，俱以诗名于时。”（《吴江沈氏诗集录·序》）这种父子相承、兄弟并起、祖孙蝉联，俱以诗名的文化景观集中展示了文学世家的独特魅力。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是古代中国家族制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

“家族”二字较早见于《管子·小匡》：“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①后世所谓家族者，有狭义和广义的分别。狭义的家族，简言之，乃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社会群体，通常包括同一血统的几代人；广义的家族则指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总和，除了本家族内所有的男性后裔及其配偶、子女，还包括男性后裔配偶（妻）的兄弟姐妹与父母，以及女性后裔的配偶（婿）和子女等。本书所用的家族概念即以广义的家族为准。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社会关系，血缘亲情联系着家族的每一个成员，成为家族社会的基础。无论是立宗祠，还是修族谱、设义田，无不体现出强烈的血缘精神。生活于一定地域内的家族

前

言

① 管仲著、房玄龄注《二十二子·管子》第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所引文献一般均在首次出现时详细列出其作者、书名（题名）、出版社（期刊名）、出版时间（期刊号）、页码等，再次引用时仅列作者、书名（题名）、页码或期刊名三项。



群体往往集亲缘与地缘关系^①于一体,由于亲缘与地缘具有特殊的超稳定性特征,家族因而成为一种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形态,它所沉积的家族精神与文化传统不但深深地影响着每个家族成员思想和行为,还决定着封建文化的走向。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千百年来,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层单位,家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中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家族既是个人成长的起点,也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举凡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无不打上了家族的深刻印痕。所谓一损俱损,一荣皆荣,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古代中国,各姓家族以自己的始祖或始迁祖为中心,聚族而居,繁衍生息。历代统治者为了鼓励孝悌友爱等人伦道德,对世代同居之家多有褒奖,从而使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诚然,任何一个姓氏的族群都曾毫无例外地发生过分派与流变。这些家族“或者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族众各自播迁,或者因为政治生涯的升调谪迁而房派流衍别地。至于兵火战乱和社稷倾垮之时则更易导致大批族群的南北迁徙”^②。然而,一旦族群的移居流变在特定的时空转趋稳定以后,他们很快又会通过交游和姻亲等方式与其他家族之间构织成一张新的人际互动关系网络,彼此渗透牵系,成为该地域社会结构的重心。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家族葛藟瓜瓞,绵延数百年,人才辈出,名家相继,这就是历史星空中璀璨夺目的世家望族。

“世家”一词,首见于《孟子》:“(陈)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孟子·滕文公下》)赵岐注曰:“孟子言仲子齐之世卿大夫之家,兄戴名,为齐卿,食采于

① 一般而言,社会人群有亲缘、地缘、业缘三种结合方式。亲缘关系即是宗族亲戚,地缘譬如乡里邻党,业缘则是指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

② 严迪昌《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吴文化专号”。



盖，禄万钟。”司马迁在其史学巨著《史记》中开创了《世家》的体例^①，也主要是叙述那些世袭封国的诸侯事迹。后世所说的“世家”，大多都是根据《孟子》和《史记》加以引申发挥，泛指那些世代门第显贵、世卿世禄的家族。如《汉书·食货志下》：“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唐颜师古注引如淳语云：“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②

作为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相始终的一种客观文化存在，封建世家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门祚悠久，源远流长。殷周时代的“世及”、“世卿”、“世禄”等，以及秦汉时期的“五世六公”、“九代封侯”等，就是世代重柄在握的王室诸侯，他们是典型的世家巨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风行，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造就了一大批凭借家族门第而累世垄断权柄的世家大族，炙手可热的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家族就是这个时期典型的阀阅著望。由隋唐至明清，科举文化的发达一方面使传统意义的“世卿”、“世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则又推出了许许多多“数世科名，门第清华”的衣冠望族。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的江南地区，由于价值观念的变异，大批潜心于某一专门文化领域的世家大族应运而生，如经学世家、史学世家、文学世家、书画世家、名医世家等。这些家族没有轩昂的政治地位，也没有豪侈的生活享乐，有些甚至还沉沦到贫不堪活的艰难处境。但即便是在这样情况之下，这些家族仍以文化的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但究竟何谓“世家”，司马迁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以致后世对“世家”的体例多有猜测，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刘宋裴骃把孟子的“世家”引做“系家”，然后作《集解》说：“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故孟子曰：‘陈仲子，齐之系家。’”董仲舒说：“王者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有家也。”这是说，诸侯“以代有家”，世家就是“诸侯本系”。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世家者，志曰：‘谓世世有禄秩之家。’案：累世有爵土封国。故孟子云：陈仲子，齐之世家也。”但这种解释无法说明世家究竟是诸侯之家还是卿士之家。唐人刘知幾《史通·世家》说：“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② 见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